# 春

遗留的雨水顺着树叶子滴落，地面起了蒙蒙的雾，山也影影绰绰藏着。﻿

朱云今年十五岁，就和祖父住在山脚那座青瓦白墙的老屋里。﻿

据说这屋子是朱家祖辈传下来的，屋檐下挂着许多布袋子，里面满满装着五谷杂粮，墙角处弥漫着深绿的爬山虎，远处望来，屋子仿若和脚下的草地生长在一起，带着世世代代的安稳。屋后有片竹林，雾气从竹缝里钻出来，像流动的纱，把几处石阶都遮得若隐若现。﻿

她把院里吃食的鸡赶进鸡笼，裤脚沾染的潮气已经不知不觉间消散，只剩下青草汁液混着泥土的清香。抬头望时，朝阳微微露了个侧边，雾中的山尖像被谁用抹了几笔金色，颇有诗意。﻿

春天到了，前面花田开得烂漫，蝴蝶顺着东风钻进去，蝶翅在花田里星星点点。﻿

朱云抹了抹脸，麦色皮肤的脸庞在阳光的照耀下更加熠熠生辉。﻿

她像山间的一只小鹿，轻巧地跃过山前的小土坡，扑向那片烂漫，两条麻花辫在她肩上欢快地甩动，活像风中摇曳的狗尾巴穗。﻿

虞美人、鸢尾花……朱云滚在花丛里，鼻尖瞬间被浓郁而又香甜的花香包裹，几片花瓣柔柔地、湿湿地擦过她的脸颊，引得她面上也落了几点淡紫、深红的花粉，痒痒地笑出声来。﻿

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，这是祖父常在她面前吟诵的一句诗，在她懵懵懂懂的年岁里，她听着，却未曾明晓，然而此刻暖风送来，伴着花香融在她脑海里，也真真切切算是识得“东风面”了。﻿

朱云躺在花间，望着头顶被花朵枝叶分割而斑驳的湛蓝天空，迷迷糊糊地想，天上的人，望着他们那片浩瀚无垠的“天”时，是否也像地上的人，如痴如醉地探究着天上的云一样，细细观赏着这地上的花海?﻿

她歪过头，几乎能听见泥土深处勃发的、拔节声的生机和希望，这独属于生命的声音穿透了厚厚的土层，直抵她贴着大地的背脊，再顺着骨骼血脉，涌入她鼓荡的胸腔，与她自己年轻心脏蓬勃有力的跳动声汇流、共鸣。她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归属感——她不是躺在花丛里的旁观者，她是这无边喧嚣、无边生机的一部分。﻿

她闭上眼，在春的怀抱里渐渐松弛下来，鸟儿啼叫的声音、风吹过的声音、树叶沙沙的声音……慢慢的交汇、融合，最后远去。﻿

“云丫头——云丫头”﻿

祖父的呼唤穿透花丛，带着山野间特有的粗粝和暖意。﻿

朱云猛地回神，睁开眼睛。祖父的身影出现在花田前，靛蓝布褂洗得发白，手里拿着几根柔韧的青草茎叶。﻿

“哎！阿爷！我在这儿！”朱云高声应着，转身轻盈地跃过花丛边缘，朝着祖父跑去。﻿

祖父将一只刚编好的、触须微颤的翠绿草蚂蚱递给她：“在花田里打滚了？”，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是洞悉一切的慈祥笑容，目光扫过她沾着草屑和湿泥的裤脚。﻿

朱云嘿嘿笑了两声，又瞧见老爷子脚上的靴子，有些奇特道，“爷爷，您刚才是去钓鱼了？”

祖父一摸胡子，“不错，最近啊，东边那条小溪正是有水的时候，果然钓了几条大鱼。”﻿

朱云眼睛一亮，心儿全然被那溪水那鱼儿吸引，缠着祖父也要去看看。﻿

祖父无奈地摇摇头，眼角的皱纹里漾着笑意：“好，那就带你这小野鹿去开开眼。”

祖孙俩沿着屋后竹林的小径蜿蜒前行，越往深处走，空气里那股清冽的水汽便越发清晰起来。﻿

一丝清凉溅上朱云的脸庞，面前的这条小溪从远方而来，溪水潺潺。﻿

水很清，朱云几乎能看到水面下光滑的鹅卵石。天上的云印在水面，几条游鱼悠悠地打了个旋儿，像是在云中穿行。﻿

“呀！”朱云惊喜地低呼，像怕惊扰了这方静谧，蹑手蹑脚地靠近溪边。她学着祖父平日的样子，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将指尖探入水流。一股沁骨的冰凉瞬间缠绕上来，带着山泉特有的清冽，仿佛无数细小的、活泼的生命在皮肤上跃动。她忍不住掬起一捧，水珠晶莹剔透，从她指缝间淅淅沥沥落下。﻿

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”，她忍不住低吟。﻿

祖父浑厚的笑声在溪水之上荡漾开来，惊走了几条小鱼，“应景得很，云丫头，这些天我教你的书没白读。”﻿

朱云得了夸奖，忍不住问起她的疑惑，“阿爷，您说，这鱼儿在水里游，它看得清这天上的云吗？”﻿

祖父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捡起脚边一块扁平的卵石，手腕一抖，那石片便在水面上轻盈地跳跃起来，点出一串由大而小的涟漪，叮咚作响，惊得鱼儿四散。﻿

他望向溪水，缓缓道，“吾祖文公有言，‘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’，这溪水清亮，能照见天光云影，鱼儿虽囿于水中，然其身已得天地一缕清明之气，此乃造化之功，亦是‘格物’之始——‘观其形，察其色，究其理’。”﻿

朱云听得似懂非懂，又问：“那我们平时生活里，也藏着‘理’么？”﻿

祖父点点头，脸上的笑意更深了，他看看阴阴的天，“恐怕又要下雨了，咱们可先回家吧。”﻿

刚踏上老屋门前的石阶，豆大的雨点就“噼里啪啦”砸了下来，溅起满地细碎的水花。﻿

朱云慌忙帮祖父收屋檐下晾晒的草药，鼻尖萦绕着艾草与薄荷的清苦香气，混着雨水的湿意，倒比花田的甜香多了几分沉静。﻿

“慢些，别碰着竹篾子。”祖父扶着廊柱叮嘱，手里正将串成排的金银花往屋檐下挪。那些细小的花苞是朱云跟着祖父在山坳里一朵一朵掐的，清晨带着露水去，正午顶着日头归，指缝里磨出的红痕好几天才消。

此刻它们在雨里微微发亮，像是把山涧的清露都锁在了花瓣里。﻿

朱云蹲下身整理散落的薄荷，叶片上还留着她采摘时不小心掐出的断口，此刻沾了雨水，竟透出几分倔强的生机。她忽然想起家训中说的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”，从前她总觉得这句是说米粮珍贵，此刻望着这些草药才不由恍然——这艾草要在端午前采才最有劲儿，薄荷得趁晨露未干时掐尖，就连晒药的竹匾，都是祖父用后山的老竹子劈了整整三天才编好的，每一件每一个都是沾着山间的风霜，耗着手里的功夫，辛辛苦苦、用尽心血而成。﻿

祖父看着她专注的神情和手上整理的动作，目光温和而深邃：“云丫头，可懂了？这‘理’，不在云端，就在这屋檐下的草药里，在咱们手摸得着、脚踩得实的地方。万物皆有其‘理’，也皆有其来之不易的‘来处’。”﻿

朱云抬起头，望向祖父在雨帘中依然挺直的背影，又低头看了看手中沾着水珠、散发着清苦气息的薄荷叶，心头那片朦胧的云雾，仿佛被这山雨冲刷得澄澈了些许，她用力地点了点头。﻿

雨势渐密，织成一张细密的网，将老屋与远处的花田重新笼在一片朦胧的水汽里。檐下的雨水串成珠帘，叮叮咚咚敲打在青石板上，溅起的水花洇湿了廊下干燥的一圈地面。﻿

草药都收妥了，整整齐齐码在干燥的竹匾里。祖父搬了张矮凳坐在廊下，手里捻着几根干艾草，望着雨幕出神。朱云挨着祖父坐下，也学着他的样子，拿起一小撮薄荷叶在指尖摩挲。那清冽又带着一丝苦辛的气息钻入鼻腔，混合着泥土被雨水激起的微腥，竟有一种奇异的熨帖感。﻿

祖父浑浊的眼眸里映着廊外的雨光，“草木无心，却自有其性。薄荷生于阴凉湿润处，得水泽清寒之气，故能清热；艾草得端阳前后天地间最盛的阳气，故能扶正祛邪。这便是它们的‘理’，是天地赋予的本性，也是我们人观察、体悟、运用它们的根源。”

朱云似有所悟，低头看着那片薄荷叶，“所以”，她抬起头，眼神比之前清亮了许多，“我们采药、晒药、用药，不是简单的拿来就用，而是顺着它们的‘理’，让它们物尽其用，就像您说的‘物力维艰’，每一份药力，都连着咱们弯腰采摘的辛苦，连着日头晒干的功夫，也连着它们自己在这山间生长时积蓄的天地之气。”

祖父连连点头，皱纹如同山溪荡开的涟漪，“丫头，悟得好啊！这便是老祖宗说的‘知行合一’。知草木之理，更要惜物力之艰，行仁心之用。这老屋、这竹林、这溪水，还有咱们脚下的田地，哪一处不藏着道理？哪一样不是天地造化与祖辈心血的凝结？守着它们，懂它们，敬它们，日子才能过得踏实，心里才有根，才对得起我们先祖。”﻿

暮色四合，老屋里亮起了昏黄的油灯。﻿

朱云再往外看时，正是春的夜降临，万物如一。